



半旧如故人

□ 关立蓉

女儿学历史,喜欢淘些文史类旧书。寒假里,从沪上回南京,又在青岛路上的旧书店淘到几本宝贝。这些半旧的书,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版本,开本小,有的地方的书角卷边,纸质也泛黄,但没有破损,也没有缺页,装帧依然精美。她满心欢喜地买回来,散放在整齐簇新的新书里,一眼望过去,却有种落魄的味道。女儿回上海后,我去板仓一家旧家具店,淘了一个藤编书架,岁月浸染,竹藤已成深褐色,别致的冰裂纹透空榫格,依旧灵动秀美。把旧书依次排列在藤编书架里,拍了张图片给女儿,她说颜色一下子协调起来,沉淀出如暮色般的书影。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封底有几行已经模糊的小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五版……扉页上,或是原主人,小楷抄录了朱熹的《观书有感》,一笔一划,铁画银

钩。这些字仿佛有魂魄,纵然多少年没有被打开,一旦被洞穿,就像故人,与新的主人同生共气,整个小书房都亮堂起来……又打开《日瓦戈医生》,1987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各种记号、批注,字体细长秀美,让人浮想联翩:“原主人可是位柳叶眉,多愁善感的才女?”她感动的泪花,可曾一滴一滴落在日瓦戈波涛汹涌的情感浪花中?

想起一位从事财务工作的朋友,去年夏天,她儿子去外地读大学,她一下子从“后勤部长”的职位上解放出来,下班后,有了很多空余的时间。年轻时,她喜欢书法,她决定重启没有完成的文艺梦。书法班老师建议,买几支上世纪90年代出产的纯羊毫毛笔,说,以前天气冷,山羊身上的毛锋更长,且经过自然脱脂,更易写字吸墨。听从老师的建议,她买来几十支老毛笔,笔杆是纯天然的斑竹制成,还有牦牛角装饰。

她翻出收藏的老纸,有些泛黄,但纹理清晰,质地依旧坚韧。毛笔,从山羊身上取下的,生命未曾消逝的毛发,仿佛带着一种记忆,一种呼唤,饱蘸的浓墨,渗透到老纸的纤维中,它们彼此接纳、吸收、融合,满纸安详沉静,如秋色满目,让人既感激又悲伤。

邻居小友每晚练琴,必弹《萨拉班德舞曲》,凝神细听,仿佛看到天空色彩的变化,起初阴郁,接着,宁静的晨曦中,太阳散发出缕缕光芒,逐渐明亮,最终灿烂辉煌……小友告诉我,《萨拉班德舞曲》能够流传,背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1890年,在巴塞罗纳一家旧乐谱店里,13岁的卡萨尔斯正在书架下面,漫无目的地翻阅旧乐谱。一个半日的印本引起他的注意,拂去上面的灰尘,仔细一看,是巴赫于1720年前后,创造的6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他没有告诉别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每

天练习曲子,直到25岁时,才鼓起勇气,第一次公开演奏其中的一首。又过了35年,才在录音公司的不断催促下,录制全套6首作品。巴赫的这部险些失传的大作,终于重见天日。半旧的乐谱,历经时光打磨,金光闪闪的质地,依然是物什精华所在。

半旧里,还有情感的涅槃。《红楼梦》第34回,宝玉挨打,最关切的当然是黛玉,黛玉也想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于是遣晴雯送两方半旧绢帕给黛玉,黛玉心中发闷:“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因问:“这帕子是谁送他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去罢,我这会子不用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黛玉接过两方旧帕,思考须臾,领悟了宝玉的深意,一时响若雷霆,“五内沸然炙起”,神魂飘荡,遂援笔题帕,赋《题帕三绝》。

半旧如故人。

长成最美的模样

——听友谊路小学校歌

□ 李志石

“黄海之滨,扶海洲头,有我们崭新的校园。”学校的地理位置被点明。新生和活力来自“崭新的校园”,学校的创新和进步也被暗示。

“这里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就像蜜蜂,团结向上。”因为他们勤劳勇敢,也因为他们有团队精神和热情,孩子们被比作可爱的小蜜蜂!表达了学校对学生团结、向上的期望。

“我们勤劳勇敢,自信坚强,我们智慧合作、乐于分享。”孩子们成长的基石是勤劳和坚强。期待他们走向社会之后,会智慧合作、乐于分享。

“长江之尾,如泰河畔,有我们五彩的校园。”长江之尾,象征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如泰河畔,赋予了学校宁静而富有生机的氛围。学校的教育生活和学生风貌,都来自于——“五彩的校园”

“这里有一群可敬的师长,就像红烛,照亮前方。”照亮学生前行道路的,是老师们如同红烛一般的默默奉献。

“我们达观奉献,爱心护花,我们仿佛春晖,温暖坚强。”校园中的每一朵花

“向着未来,共同生长,长成最美的模样,啊,友谊路小学,快乐的校园,我们共同成长,长成最美的模样!”

全校师生有着共同期望,家长和社会——也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和美好。

校歌既不过于平淡,也不过于突兀。旋律流畅自然,起伏有致,在校园蜿蜒流淌,如同一条清澈的溪流。

无论是欢快,

还是抒情,有节奏地展现出音乐的动感和韵律。和音的氛围来自与主旋律的相互呼应。

——马秀梅校长不是词作家,也不是音乐家,但她用真情实感写出了《长成最美的模样》的歌词,源于几十年的教学实践,出自对教育和孩子们的深深热爱。

旋律简单明了,易于传唱,这就是友谊路小学的校歌。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演唱这首歌曲是多么的轻松自如。至此,广泛流传在校内外。



再谈斯芬克斯之谜

□ -丁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讲过一个故事。狮身人面的怪兽斯芬克斯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他或者她或者它好像是感到了一种无聊吧,于是就跟过路人玩了一个游戏。每个从那里走过的人,斯芬克斯都会向他们提出一个谜语:有一种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有三条腿走路,请问这是什么动物?如果过路人猜不出来,斯芬克斯就把他吃掉。这个问题好像挺难的。面对这个难题,很多人命丧黄泉。后来来了一个人,叫俄狄浦斯,他猜中了谜底,斯芬克斯感到十分羞愧,于是跳崖而死了。那么谜底是什么呢?答案是:人。

如今听起来,那个谜语似乎已经很简单了。人确实可以被那样描述。

然而我们细想一下,那样被描述的人其实只不过一种现象或者表象化的人。从呀呀学语时期的爬行到学会直立行走再到垂老之时的拄杖而行,这种生理上的变化,是人的特点。斯芬克斯看到了这种变化,因以命题,得意洋洋,难倒了一大批人,说不定因此吃人吃掉了。可是,这样就是人吗?人难道就这么简单的存在?这种走路方式的变化,是生物吗?答曰:非也。

成功回答了斯芬克斯之谜的俄狄浦斯看到了人的另外一面。作为一个杀父娶母的悲情人物,他的命运之坎坷、遭遇之曲折让人震惊。作为“人”的俄狄浦斯向我们展示的生命历程已经远超从四条腿到两条腿再到三条腿这样简单的生理变化,所以他对于“人”的体验一定超出了常人。俄狄浦

斯不但明白了作为生物性存在的“人”,而且也一定了解作为命运之棋子的社会性存在的“人”。所以,俄狄浦斯关于斯芬克斯之谜的回答实在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作为狮身人面的怪兽,斯芬克斯显然不能算作“人”。因而斯芬克斯对于“人”的理解其实并不深刻,只是停留在生理的或者表象的层面。从四条腿爬行的婴儿到两条腿走路的大人再到拄杖而行的老人,这就是斯芬克斯眼里的“人”。如果人只是这样一种存在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作为动物存在的“人”。这就是斯芬克斯关于人的认知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

相比之下,俄狄浦斯关于“人”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经历了人世沉浮,体验了命运无常。他挣扎过,抗争

过,他苦闷着,彷徨着,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纠葛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和发展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的思想、行动和价值观是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其中,生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权力关系同样重要。我们有理由相信,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的俄狄浦斯虽然没有达到马克思那样的认识程度,但他显然已经体验到了“人”的复杂性。作为“人”的俄狄浦斯对于“人”的认识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俄狄浦斯的胜利。所以,我相信,俄狄浦斯的胜利有两次,第一是在回答斯芬克斯之谜之前。

观徐墨然先生山水画《旭山东升》

□ 季本勇

泰山,不愧为五岳之首。彩云环绕着你身边,一轮红日从你的肩上升起,先是一点点的,然后是一簇簇的,然后是一片片的。在悄然无声地扩展开来,一会儿沉下去被山遮住,一会儿跳出来,在静静地滚动。无尽的红光喷射而出,刚才还是深夜的暗色,刹那间亮了起来,这红色的朝霞有的赫红,有的桔红,有的粉红,有的淡红,像伸出无形的巨手把万山涂红,那是深深的红,那山峦,那山峦上松柏,变成红色的海洋,浪潮起伏,像潮水一般汹涌在这一片红色中,这潮水吞没着,静无声响地吞没,先是一丝丝的,一片片的,突然整个东方被吞没了,像数不清的骏马在天空奔驰,飞马扬鞭啊,马昂扬起倔强的头,鼻孔中喷出热气,不时地甩着尾巴,白晃晃地闪烁,空气中弥漫着氤氲气息,那深沉的雾气在渐渐地消失,看到在烟雾笼罩下的傲立的山顶,我仿佛看到了祭典那激动的人头,珊珊的灯光,听到了那刚劲的号角,那震耳的鼓声,划破了四野里清晨的宁静,石破天惊心啊,在空谷中悠悠回荡,看到这幅我心旷神怡地向着我走来,向着山走来。

泰山,留着历代帝王的足迹,从炎帝起,中国历史上有七十六位皇帝在泰山祭典,这就是泰山的魅力,泰山日出,这是世界上最早升起的日出,几千年来牵动着中国人的美好向往和憧憬,而今我在先生的画前看到了日出。

这日出啊,每天都这样走一回,走得万众瞩目,每天都有人登上泰山之顶看日出。让我仰望看这一轮红日,那圆是那样的美仑美奂,它唤醒了一夜沉睡的泰山,它唤醒了一夜沉睡的大地。不再是暗然的黑色,松树不再是浓浓的黑影,柏树象哨兵一样环绕在山上的四周,形影不离地日月相伴着一同呼吸,山不再是虚无飘渺的黑,在这一轮红日下,满山满谷都是白色的雾气,雾气缠绕在红日的四周,云海深深地挂在山顶之上,望着红日,望着云海,感觉到这云在静静地飘浮,缓缓地走动,仿佛有人拉着这无形的巨布在一步一步地地离动,浓淡不一,真是两看两不厌,只怪我在山峰中。仿佛是一条线上串起来的紧匝匝的珍珠,仿佛山与山在相互交谈,仿佛是

神仙持巨笔在空中飞舞潇洒。先生笔下的泰山,画出簌簌的山风啊,仿佛吹晃着松树那如萌的树叶,吹得山路上的芨芨野草披上一片绿点头哈腰,让你听到风在山谷中回荡,一会儿嘤嘤地发出哨声,一会儿高昂得像粗犷的男高音,一会儿低沉细语。也让我听到树从中的欢声笑语,游人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惊动不了小鸟。这些小鸟在云空中一上一下地扑着翅膀展翅翱翔,仿佛穿云而过,在头顶盘旋,引颈高歌。小鸟啊,请你捎去我对泰山的问候,请你捎去我对日出的问候,小鸟的高歌在我心头回荡,是那样的悠扬低沉,是在呼唤朋友。也让我听树从中的山涧流淌着瀑布的轰鸣之声。这洁白的山涧从山缝里流过,被这山这树遮住了。那茫茫的云雾冲霄而来,像起伏不断的潮汐不断地打着山峰,一浪接着一浪地咬着,永不停息。画中之出的这浓浓的翠绿,不是一朵一朵,不是一片一片,不是一簇簇,而是成群结队地仿佛从画中来,默默地向我招手,向我倾诉几千年来世道苍老,我仿佛沿着台阶向这峭峭的山路爬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跨过去,仔细地辨认着被脚步磨得光亮的台阶上的图案,而这台阶被这浓浓的雾遮挡得看不见了。远望着伸在云雾中的山头,感觉自己是多么渺小,这路仿佛走不尽头,一阵阵凉风扑面而来,让我清凉,一缕缕清香扑鼻而来,

让我陶醉。我感觉到徐墨然先生的笔端流出不再是墨水,是无尽的山,高耸入云霄雄姿英发的山,这山在苍柏的簇拥上,在云雾的缠绕下,那云雾仿佛是卷起的海浪时起伏一浪一浪地向泰山扑来,仿佛佛在咬着这山,静静地倾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倾说,永远也说不完。这起伏不断的云雾一下子弥漫在徐墨然艺术馆的整个展厅。

在这画上,这山这石这柏树,这一轮红日,还有飘云,有着石涛的遗风,中锋细笔,侧锋泼墨,刚柔并用,让山有了灵魂,树木有了神彩。让日出有了光辉。细看徐墨然先生这幅《旭日东升》更觉得有董其昌文人画的韵味。从这淡淡的笔墨,可以看出是那样的宁静典雅,构成了独特的形体,给人以无尽的品味。真所谓:笔墨有道,与大自然构成无穷的和谐;笔墨生妙,用各种笔法来再现出泰山文化。

徐墨然先生常说: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创新是书画家的灵魂。他不拘于古人,力致于创新,创新出山水画的厚重大胆画法,使这画中的日出泰山具有厚重感,又呈现出韵律美,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泰山的淡墨轻风,是徐墨然先生对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一大贡献。

泰山,徐墨然先生通过画笔展现你坚实的雄姿。泰山,徐墨然先生通过水墨向你祈求着国泰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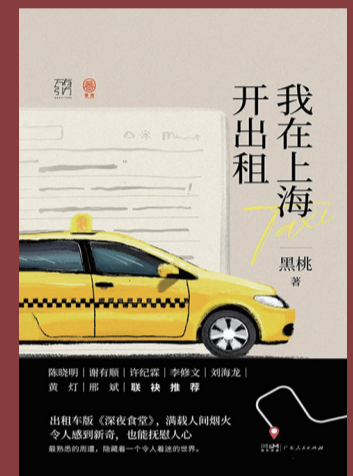
西窗烛

《母与子》



《母与子》是科尔姆·托宾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所收九个短篇小说均围绕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捕捉一个转折性时刻。在那一刻,母与子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或者他们对彼此的认识发生改变。

《我在上海开出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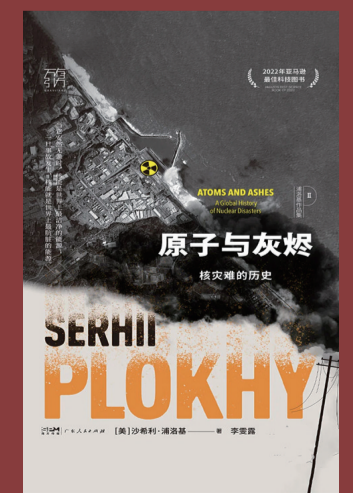
《我在上海开出租》是一部被誉为出租车版《深夜食堂》的非虚构作品。作者详实记录自己在上海开出租车时的所见所闻,既囊括了形形色色的司乘故事、方寸之间的人生百态,也穿插着出租车司机的日常生活与行业状况。

《时间移民》



本书是刘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说选集,中英文双语版。合集包括《时间移民》《镜子》《2018/04/01》《太原之恋》《坍塌》《赡养上帝》《赡养人类》7个中短篇科幻故事,多篇获得科幻“银河奖”,围绕着时间与空间这一科幻主题,讲述了人类探索无限生命与科技的幻想故事。

《原子与灰烬》



哈佛大学乌克兰史讲席教授沙希利·浦洛基继《切尔诺贝利》之后,再度审视核能源问题,试图从历史上六起标志性的核事故中寻找核灾难的根源。他以细致严谨的调查,分析了六起事故的技术和人为因素;以文学化的笔调,再现了惊心动魄的灾难过程;以史学家的关怀,将事故中的各色人物置于历史情境中予以观照。